

# 群众演唱丛刊

(曲艺专辑)



河北群众艺术馆 编印  
曲艺工作室

1963.12

## 編者的話

《群众演唱丛刊》包括戏剧、曲艺、歌曲等十六个專輯，其中的作品絕大部份是建国以来，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过的优秀作品，也选入了一些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富有革命传统意义的戏剧和歌曲。这些作品都是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好作品，具有較高的思想性，主题明确。在編选的时候，我們注意到了題材和形式的多样性，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嶄新面貌，其中有歌頌三面紅旗和歌頌新人新事的；有反映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有揭露地富反坏特务份子破坏活动的；有反对包办婚姻、反映新家庭、新的人与人之間的关系的；也有反对封建迷信，显示农村新风气新面貌的……总之，这些作品都是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优秀节目。在編选过程中，也考虑到农村业余艺术团体的特点，所选的作品都是适合在农村排演，群众喜聞乐見的。

在农村的业余文化活动中，普遍的唱起新歌，說起新書，演起新戏来，是个艰巨而又意义重大的任务，它不只是人們玩玩乐乐的問題，而是社会主义文化在农村占領陣地的問題，希望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同志們共同努力，把这一工作作好。

这部《群众演唱丛刊》編輯时，由于人手少、時間短，缺点一定少不了，請同志們多提些宝貴的意見。

## 目 录

还乡记（相声）……………常宝霆（1）

巧遇（河南坠子）……………樊春秀 钟成修（15）

送蜜桃（鼓词）……………杨善元（20）

我爱我的家（数来宝）……………朱光斗（24）

春满四海（河南坠子）……………郭文秋 路 丁（32）

迎亲人（河南坠子）……………张 军（39）

一张车票（鼓词）……………杨桂全 李积林（46）

学雷锋（数来宝）……………朱光斗（49）

找舅舅（相声）……………马 季（56）

## 还乡記

(相 声)

常 宝 霆

甲：相声这门艺术太好啦！

乙：您很喜爱。

甲：通俗易懂，短小精悍，  
津津有味，携带方便，

……

乙：好么！拿我们当牛肉干  
儿啦。

甲：馈送亲友……

乙：就别送人啦！

甲：你们演出的时候就拿一  
把扇子。这道具是不是携  
带方便啊？

乙：噢！那也不能馈送亲友  
啊！

甲：谁不爱听相声啊！买张  
票送亲友，人家不高兴？

乙：这位说话带注解的。

甲：不单工人、战士爱听，  
我们广大的农民听众也都  
喜欢听相声。你们也到农  
村演出么？

乙：我们就是为工农兵服务  
的。特别是现在，各行各  
业都在大力支援农业，我  
们也不例外，经常下乡到  
地头上演出去。

甲：太好啦。我们老家那些  
人儿就爱听相声。你们要  
去，就住在我们生产队  
里，我给你们做点家乡  
饭吃。

乙：我们可不是为了吃去

的。我們應該滿足社員們的要求。你在哪个公社？

甲：我……你們去吧！

乙：我們上哪儿去呀？首先了解一下地点，什么公社，好跟我們領導上研究研究啊！

甲：哎呀，什么公社？我要調到公社，可能在生产队工作，……

乙：噢！說了半天你不在农村工作呀？

甲：我可写了申請書啦！

乙：那也早点儿啊！

甲：这不是跟你先……預約……掛号么。

乙：掛号啊！你找錯地方啦，應該上医院。医院都治不好你这病。

甲：怎么？

乙：你思想上有病啊！

甲：我思想上有什么病啊？

乙：准是大伙儿积极要求調到农村支援农业，你一冲动也写申請啦。領導一批准，你又覺着不是滋味

儿啦，覺着农村不如城市舒服，……

甲：对呀！

乙：图安逸，爱享受，怕吃苦，……

甲：你說到根儿上去啦！你說我对这种思想應該怎么办？

乙：怎么办啊？好好检查检查。

甲：沒有这个覺悟啊！

乙：讓同志們帮助分析分析，深刻地批判一下，……

甲：嗨！那么大岁数，太生硬接受不了。

甲：还原諒自己哪！你多大年岁啦？

甲：你說誰呀？

乙：說你。

甲：嘻！我以为說我媽哪。

乙：跟老太太換得上么？

甲：你是不了解情况啊！我爷爷跟我爸爸給地主干了一輩子活兒。我从幼小就拾柴禾、拣牛糞，吃农村

的飯长大的。从感情上說，我对农村能不热爱么？

乙：誰不爱自己的故乡哪！

甲：我媽生下我和小妹妹，过着鋪地盖天的生活，我爸爸生生讓地主的高利貸給逼死啦。从思想上說，我能忘記这笔帳么？

乙：这是阶级仇恨啊！

甲：逃荒那年，我媽帶着我，拋开爷爷，扔下妹妹，跑到城市来。今天，党把我培养成为干部，我能忘記过去么？

乙：那可不能忘了本啊！

甲：跟你說你也沒这体会，……

乙：我沒經過这日子。

甲：你是大地主啊！

乙：啊？！

甲：不是。你是大地方儿的主儿啊。

乙：你先說后講，我可受不了！

甲：我很早就申請支援农

业。需要充实基层，我就在生产队当个好干部。需要还乡生产，我就当一名好社員。

乙：对。哪儿需要到哪儿去。

甲：我哪儿也沒去了！

乙：怎么？

甲：讓我媽拉了后腿儿啦。你那几頂帽子給我媽扣上不大不小正合适。

乙：老太太怎么想的？

甲：純粹是图安逸，爱享受，怕吃苦；既惦记儿女，又考虑自己。什么叫党的利益，哪叫国家利益，在他观念上一点儿也沒有啊！

乙：你不是說过么，那么大岁数，太生硬她接受不了。

甲：我是耐心跟她商量来着。递了申請以后，跟我媽談了一晚上。

乙：你怎么談的？

甲：那天吃完晚飯，我媽一



边刷碗，一边听着收音机，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怎能嫁他呀哈……”

乙：老太太还唱评戏哪？

甲：收音机里广播，我妈也跟着哼唱起来啦。

乙：他倒真高兴啊！

甲：“××呀，（学老太太叫甲的名字，以后同），明儿给我买张票，我看看这刘巧儿的作派去。刘巧儿这个姑娘真招人爱，她要没这个柱儿呀，非给我们××说说不可。”

乙：这是哪儿的事啊！快和他谈谈支援农业的事吧。

甲：我说：“妈！……”

“瞎！放心吧！妈管不了你们的事。你爸爸当初娶我的时候，还不是你爷爷一句话呀。如今可不兴这个啦。小子，有趁心的姑娘你就找着。”我说：“妈，我想跟您谈谈。”“瞎！你们谈成了，就别跟我商量啦。”

乙：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我说：“您洗洗手，歇会儿。我想跟您谈的不是我搞对象的事。”

“噢！你说吧，我躺这儿听听。”我说……我怎么说好？

乙：我知道你怎么说好哇？谈谈你们这去的事儿。

甲：过去受苦的日子，我妈比我体会得深哪。

乙：要不你就谈谈现在。

甲：对。我说：“现在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您要知道，我国过去是个贫穷的农业国，是一穷二白的底子，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以农业为基础。搞好农业才能促进各方面的发展。在这个前提下，我做为一个干部，就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所以我写了申请，要求走向农业战线上去。我想您不会反对的吧？”我一瞧，我妈不言语啦。

乙：搞通了。

甲：睡着了。

乙：睡啦？把他叫起来吧。

甲：“媽，媽，您盖上点儿吧！”“沒睡，我这儿听着哪。”

乙：还是听进去啦？

甲：“××啊，拨拨文艺节目，别尽听新聞啦。”

乙：噢！拿你当收音机啦！

甲：合着我白费劲啦儿。

乙：你光从道理上講哪儿行啊！談談家常里短儿，他不就听进去了么。

甲：我一想，也对。“媽，我妹妹可老沒来信啦。”

我媽一听这句话，“噲”就坐起来啦。“这丫头，現在沒出閣，翅膀就硬啦！大前年个，到这儿参加什么会儿，才来家一趟。我刚跟西屋二孀学的做了一大碗荷包蛋，她說沒工夫吃，带着凉馒头就走啦。什么革新吧，交流吧，她就跟吃了蜜蜂屎似

的。小子，你成家以后可不能忘了媽呀！”我說：您放心吧，就是我妹妹也沒忘了您。”

乙：哪儿能忘了母亲哪。

甲：“她呀！前几年口口声声就要远走高飞，非要跟燕子学习不可。”

乙：嘻！那是要向那燕子学习。

甲：我說：“我爷爷跟我妹妹在农村，您想不想？”

“噯！你爷爷那么大的岁数，我能不能惦记着？别听我那么說，你妹妹也是我身上的肉哇。”

乙：嗯！有門儿。

甲：我說：“咱爷儿几个要在一块儿，您說好不好啊？”“嘻！我早就想着这回事哪，压根儿也沒跟你說，現在一家不一家、两家不两家的，在一块儿过团圆日子多好啊！”

乙：行，这就沒問題啦。

甲：我說：“亲爱的媽……”



(激动地)

乙：干嘛还“亲爱的媽”呀？

甲：我高兴啊！我說：“我……已經……申請啦！”

“好啊！不用你身請，写信就把他們叫回来啦。”“我……”

乙：得！“猴儿吃麻花儿——滿擰”。

甲：“先把信写喽，明几个你把戶口报喽，我跟北屋說說把那間小屋借給咱們。”

乙：那你就报戶口去吧。

甲：你別跟着起哄啦！我說：“媽！您听錯啦，不是叫他們来。”“噢！你非請去不可呀。”

乙：那就請去吧！

甲：我上哪儿請去呀！

乙：这是老太太沒繞开这个弯儿。

甲：“我是說咱娘儿俩都回老家。”“噢！是就玩几天啊，还是多住些日子

啊？”我說：“咱回老家就不回来啦。”“噢！回去就不想回来啦？哈哈……

乙：好办。

甲：“我不讓你去”

乙：嘿！这倒干脆呀！

甲：“不但你不能去，你爷爷跟你妹妹都得給我回来。咱家几輩儿也沒有个識文断字儿的。你妹妹中学都拿了文凭啦，还讓她在老家野跑去？”

乙：那怎么叫野跑呢！

甲：我說：“媽！現在的农村，特別需要有文化的人材，就連大学毕业生还到农村鍛炼鍛炼哪。”“鍛炼啊？我要还呆在老家，早就入殮啦！成天耨大地、拔麦子、砍高粱、打杈子，老跟土坷拉打交道，起早盼天黑的，也吃不上喝不上。还不是給有地儿的奔命么！”

乙：他还想着有地主的时候哪。

甲：我說：“現在的土地是咱們社員大伙的，另外，每家還有自留地。在公社是多勞動多拿工分兒。象咱們爺幾個，還不都是勞動力么？吃不了，喝不了的。”

乙：哎，這麼說許行。

甲：（向乙）“小子，媽媽吃鹽也比你多吃好幾十年哪！你懂什麼？咱老家過去都管叫窮人坑，又洼又是鹽鹼地，缺水少糞的，旱得能把鋤頭鏽壞！可是下幾點眼淚又能淹壞！好容易不為吃喝發愁啦，還想把我埋到窮人坑里去？你爺爺是受罪的命，不願意來讓他受着去。××，寫信，趕緊把你妹妹叫回來。寫呀！”（沖乙說）

乙：我寫什麼呀！

甲：這是我媽跟我說。

乙：你沖我瞪什麼眼啊！

甲：“快寫”

乙：又來了是怎麼着？

甲：不但寫，還得多寫點兒。

乙：喂！可不能當你媽的“俘虜”呀！

甲：你跟你母親都是仇敵呀？

乙：我說別在思想上当了俘虜。

甲：說清楚嚟。我首先把申請支援農業的事告訴我妹妹，再把我媽的思想情況介紹一下，我這邊說服，她那邊启发，這叫雙管齊下。

乙：跟他母親還講策略哪。

甲：信寄走沒等幾天，我妹妹來回信啦。

乙：你妹妹說什麼？

甲：“接到媽媽你來函，不願女兒種莊田，只說農村勞動苦，要知無苦怎有甜。憶苦莫忘舊社會，流離失所難進餐。老家成立公社後，發展變化難盡言。生產建設靠雙手，幸福生活在眼前。媽媽叫我

回城市，……”

乙：怎么样？

甲：“再等女儿二百年。”

乙：二百年？这是没打算回来。

甲：看完把我媽給气的，

“好丫头！等她二百年？

拿我当老不死啦！××，  
拿笔写信！”

乙：还写什么？

甲：“告诉她，我是为她好。有点学到城里什么干不了啊！在乡下有什么出息？连个合适的女婿都找不着。那屋二姑娘找这个小伙子，一月赚六十多块，上回看丈母娘，还给买只鸡来呢。”

乙：老太太看上这只鸡啦？

甲：好，我就写这只鸡。

乙：真写上啦？

甲：没过几天，我妹妹来信啦。

乙：这回写着什么！

甲：“农村有鸭又有鸡，肥猪满圈池中鱼。努力生产

勤劳动，丰衣足食靠集体。国家建设靠农业，谁说劳动没出息，谁说劳动没出息。”

乙：还真厉害。

甲：“女儿一心搞农业，婚姻之事先不提；要学姐姐邢燕子，妈妈不要瞎着急。如若不解其中意，提高觉悟要学习。”

乙：对。

甲：我媽一听又翻儿啦，

“好哇！我们娘俩调个儿啦，养活她那么大，倒教训起我来啦！××，……”

乙：干嘛？

甲：“拿笔，写信！”他们娘俩一打笔仗，我当秘书啦。

乙：你写了没有？

甲：不写还行，这不是我妹妹又回信啦么。

乙：又是一篇诗？

甲：不！信上只写着十二个字。

乙：哪十二个字？

甲：“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望望将来。”

乙：好。

甲：我这么一念，我媽倒糊涂啦。

乙：怎么？

甲：“想想过去？……看现在……将来？你妹妹要给我算命是怎么着？”

乙：算命干嘛！

甲：我說：“媽！咱們过去受的苦您还记得么？”

“小子，你也就赶上个尾巴（讀乙）巴，我們几輩受的罪还不都是我告诉你的？”“噢！那么现在在哪？”“噯！要沒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咱們还有现在呀？有米有面三頓飯，出門儿就是电影院。百貨公司水果店，公共汽車围城轉，不爱出門儿家里还有无綫电。”

乙：呱达、呱达、呱达呱！  
这唱快板哪？

甲：我說：“将来哪？”

乙：对呀。

甲：“噯！我还能活多少年？现在就不錯啦。”

乙：嘿！他倒挺知足的。

甲：我說：“您这是滿足現狀，右傾思想，沒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乙：霍！这頂帽子扣的！

甲：我媽看了看我，“你說什么哪？”嘿！敢情不懂。

乙：那能听得懂么！

甲：我說：“将来还要建設共产主义哪！不知道比现在要好多少倍呀。要都在城市，誰在农村呢？不发展农业，怎么发展工业呢？您常說：要听党的話，听毛主席的話。现在党提出来以农业为基础，需要我們支援农业，您怎么就不叫我和妹妹在农村呢？”  
一瞧我媽不言語啦，……

乙：又睡着啦吧？

甲：沒睡。我媽坐在那儿直

发楞。

乙：那是想过这个滋味来啦。

甲：“小子，咱老家……”

我說：“現在的老家，可不是过去的穷人坑啦！

真应该看看现在的农村什么样儿啊！”“嗯，  
××，……”

甲：（齐說）“拿笔写信！”

乙：我一猜就得写么。又是叫你妹妹回来呀？

甲：不！写信叫我妹妹到車站接他去。

乙：嘴！想通啦！

甲：我这个高兴啊！我說：“……”（激动地）

乙：又“亲爱的媽”呀？

甲：“那个……媽……母……我的老大娘……”

乙：“老大娘？”

甲：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好啦。我一想，得用他的話問問。

乙：問什么？

甲：我說：“您是就玩几天啊，还是多住些日子？”

乙：对，先摸摸底。

甲：我媽这一句，我心里这个痛快呀！

乙：他說什么？

甲：你問我玩几天，是住些日子？哈哈……”

乙：住长啦。

甲：我看看就回来。”

乙：啊？你还痛快哪？

甲：瞎！她去，总比不去强啊。

乙：也对。

甲：“回来我还得听听刘巧儿团圆哪。”

乙：还没忘这評戏哪。

甲：当天給我妹妹打了电报，向我們领导汇报了情况，請了假，第二天一早儿，就上了火車啦。我說：“媽，咱娘俩从解放以后，可从来沒回过老家，下火車，我妹妹要沒来接，咱可別迷了路

啊！”“瞎你放心吧，那块穷地方，我闭着眼都能摸到喽。

乙：老太太熟啊！

甲：闭着眼？一下火车睁着眼睛就迷糊啦。

乙：你妹妹哪？

甲：没来呀！我说：“妈！怎么走哇？”“怎么走？哎呀，是这儿么？”

乙：好么，他也迷糊啦。

甲：“一进村儿我就认讷啦。赶紧雇个牲口，要不得走到擦黑儿去。”“我哪儿给你雇牲口去，那不就是公共汽车站么！”“汽车？……会有了汽车啦？”

乙：汽车还新鲜？

甲：“我跟你爸爸过了半辈子，在这儿哪儿见过汽车呀！瞧见飞艇你爸爸还得站半天哪。”

乙：过去这地方太穷啦。

甲：我们娘俩坐着汽车，到了村口，我说：“妈！咱

们哪在哪儿住啊？”“在哪儿住？……是这儿么？”

乙：又迷糊啦？

甲：“我记得一过桥有个破庙，下坡有个贞节牌坊，顺那边往西就是赵四皇王的宅子，往南再下坡有棵大槐树，瞧见那棵槐树就到咱们家啦。”

乙：记得满清楚。

甲：我说：“那儿不就是桥么？”“对！走吧。哎呀，是这儿么？”

乙：又不认得啦？

甲：“哎呀，当初是个木板桥，也没这么宽哪，这墙上的字写着是‘五龙治水’么。”我说：“这是跃进水库。”“噢！我记得也没那么大字哪。”他是越走越迷糊。

乙：全变样了么。

甲：“哎呀……”

甲乙：（齐说）“是这儿么？”



乙：他又迷糊啦！

甲：“没那么些房子啊！

噢，原先这是个破庙啊！

怎么改了百货公司啦？”

我说：“这是供销合作社。”“噢！认识啦。”

乙：看见什么啦？

甲：“那不是赵四皇王的宅子么？”

乙：那就走吧。

甲：“可留神让狗咬着。”

乙：连狗他还记着哪？

甲：我说：“您走吧，现在连地主带他的狗一块儿被我们管制啦。”一下坡儿他就找那棵大槐树，“哎呀，是这儿么？”

乙：找不着那棵树啦？

甲：“怎么净是树啊？”

乙：今天到不了家啦。

甲：一看村里是绿树成荫，麦田的波浪就象兰色海洋一样，地头上十个一群，八个一伙儿，一边唱，一边劳动，我媽都看直了眼啦。

乙：过去哪儿见过这个场面啊！

甲：我一想，得打听打听道儿。

乙：对。

甲：就瞧见有个老头，提着暖水瓶，抱着一罗碗。

乙：过去问问吧。

甲：我说：“老大爷，借光……跟您……”我的话还没说完，老头儿乐啦，“嘻嘻。好啊！你媽闹问题，你倒给我降下一级去。”

乙：谁呀？

甲：赶情是我爷爷。

乙：嘿！真巧啊！

甲：我说：“……爷爷您好？”“好。我这才恢复原职。”

乙：老爷子也爱开玩笑。

甲：我说：“您这么大岁数还参加劳动哪？”“干惯了，闲着受不了！队里都不让我干，让我当顾问，可自己的事还能看着？你

媽沒來？”“您看那不是  
在坡上發楞啦么。”

乙：都看入神啦。

甲：我媽見着我爷爷，直掉  
眼淚。

乙：能不难過么。

甲：“柱兒他媽呀！”

乙：柱兒他媽？

甲：就是我媽。

乙：那甬問，你就是柱兒  
嘍？

甲：你就別琢磨啦。“柱兒  
他媽呀！你么怎越老越糊  
塗啊？孩子支援農業是個  
好事，可是你攔着孩子不  
讓來。姑娘是我們隊的寶  
貝，你也要給叫走。都象  
你似的，我們還不 散 攤  
子？小子我不管，姑娘可  
不能給帶走。別看我是她  
爷爷，她是我的黨 小 組  
長，有什麼事，我還得听  
她的呢。

乙：老头兒組織觀念挺強。

甲：我媽說……

乙：說什麼？

甲：他沒的說 啦 。我說：

“爷爷，有什麼話以後再  
說吧。先看看我妹妹  
去。”

乙：對。你給解圍啦。

甲：我爷爷說：“姑娘給看  
病去啦，走！咱們找 她  
去。”霍！我妹妹又學會  
治病啦。我說：“咱先到  
家等會兒吧，省得影响病  
人。”

乙：對。

甲：我爷爷樂啦，“哈哈，  
沒關係，她給豬打防疫針  
哪 。”

乙：噢！豬啊！

甲：到了養豬場，我媽見着  
我妹妹……

乙：又哭啦？

甲：不認識她啦。二三年不  
見面兒，我妹妹又變啦。  
穿着一身工作服，戴着白  
帽套兒，臉上是紅中透  
白，白中透紫，紫中透  
紅，紅中……

乙：怎麼來回透啊！

甲：变得是又健康，又结实，又精神。我跟她一比啊，……

乙：怎么样？

甲：我成了白面書生啦。

乙：还書生哪？你成“白面儿”啦！

甲：我妹妹說：“媽跟哥哥多咱来的？現在我們正开展劳动竞赛，也沒接您去。咱們上家說話儿去吧。”

乙：家去吧。

甲：一进院子，我媽又楞住啦，“哎呀，是这儿么？”

乙：合着到哪儿哪儿迷糊。

甲：我妹妹說：“北屋这两間瓦房是咱們的，我住里屋，爷爷住外屋。房后边儿是咱們自留地，这棵梨树也是咱們的。进屋吧。”我媽进屋一看：

甲 乙（齐說）“哎呀，是这儿么？”

乙：又来啦！

甲：那怎么不迷糊呀？

乙：屋里什么样儿？

甲：水晶門，水晶窗，瑪瑙地，白玉墙。金皮柜，銀皮箱，虎皮椅子象牙床。翡翠吊灯明又亮，金鐘玉磬响叮当，桌上站着大鬧天宫的美猴王！……

乙：唉！別唱啦，这是你妹妹住的屋子？

甲：不！这是墙上掛的画儿。

乙：画儿啊？我說的呢！

甲：我媽坐在那儿是“徐庶进曹营——一語不发。”

乙：那是想事哪。

甲：我妹妹說：“媽，看着高兴不高兴？比您帶着我哥哥逃荒的时候不一样了吧？現在咱們这个穷人坑已經变了聚宝盆啦！可是得經过咱們双手劳动才能挖出金銀財宝来。現在这样儿我們可不滿足，将来还要比現在好上几十倍、几百倍，現在咱国家不得打下个好底子么？所以就